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

钱中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2924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I0-53
34

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

钱中文◎著



北航

C16376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0-53
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 / 钱中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1734 - 7

I. ①文… II. ①钱…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5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第一辑

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

——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演讲…………… (3)

文艺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

——文艺理论家钱中文访谈…………… (23)

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

——兼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 (36)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当代文论建构浅议…………… (97)

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 (104)

理解的理解

——巴赫金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想…………… (113)

人文学科方法论问题刍议…………… (125)

第二辑

自律与他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143)

文学理论:1949—1978年…………… (215)

文学理论:新时期到新世纪…………… (253)

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

——钱中文先生访谈录(吴子林) (273)

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

——评梁启超的“新民”、“美术人”思想 (294)

反思与重构:近 20 年来我国中青年学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309)

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

——评果戈理《死魂灵》 (317)

第一辑

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 理论的边界与扩容

——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演讲

主讲：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主持：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时间：2004年5月26日

主持人：各位同学，今天人文学术论坛的题目是“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由钱中文教授主讲。钱先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著名的学者，他的学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框架，非常切实地推进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这一二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以及社会的转型，文化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中间，同时也出现了种种要求开放文学理论学科的想法。如何正视文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文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持怎样的应对策略？对此钱先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先生为我们作报告。

钱中文：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在“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这个题目之下，今天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来谈，第一是文学的终结问题，有人提出了“文学已经终结”，与消亡相提并论，认为可以抛弃文学了；第

二是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有人认为文学理论没有意义了,设想要以其他的知识系统来替代它。先讲第一个问题。

文学终结了吗?

钱中文:如果文学真的终结了或者消亡了,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只能阅读过去的文学著作了?其实从19世纪黑格尔提出艺术(文学)的消亡以来,这个问题就经常被重新提起。一般而言,往往文学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有作家或者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宣称“文学要终结了”、“消亡了”,在这里“终结”与“消亡”往往是同义语。比如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一些名流、作家和理论家,曾聚集在巴黎、爱丁堡、斯特拉斯堡、维也纳、列宁格勒等地专门讨论长篇小说的前途问题,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一类是现代派作家的观点,他们认为长篇小说“死”了,或者将要“死”了;另一类是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文学遭遇的危机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现代派自身比如现代派小说遇到了问题,写不下去了,所以指的是这个“死”,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出了个俄文本的集子《长篇小说的命运》,收入了各派的意见。但小说到底“死”了没有呢?事实上是没有“死”,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证明小说不停地发展着,小说又平平安安地发展下去了。倒是之后的后现代小说,把自己解构了,这时出现过一些“新小说”、“新新小说”,还有一种所谓“活页小说”,就是随便翻开某一页,看完了翻过几页,照样可以看得下去的“活页小说”,但最后这种小说也写不下去了。这也说明了小说虽然不断地玩着一种写作的策略、写作的手段,即语言游戏,然而都写不下去了。就像我们的实验小说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些作家也是这样做的,当翻新的花样弄完了之后就难以为继了,这说明了小说对所谓的叙事策略的倚重,是难以持久的,不过这不失为一种可以使小说产生新鲜感的写作手段。

但争论一直都存在着。最近就出现了“文学终结了”、“文学死了”的说法。这个观点在前些年的西方就已出现,最近我国学者把它介绍了来,并写了文章附和。文章认为,文学终结了,或是现在无人再光顾文学了,

但文学性——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还存在、还活着。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广告、社会生活中间。比如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采用了叙事的手法。“叙事”一般是小说的写作方式或手法，而有些哲学著作不用陈述、不表现语言的所指而用能指来写，即使用描述、叙事的方法来写，这或许是有的。还有一些小说，表现的是哲学、高度的哲理思想，如存在主义文学。我们阅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如加缪的《局外人》那样的小说，通过小说的样式，深刻地表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然而，如果我们阅读伽达默尔的关于诠释学的著作，能够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吗？相反，它是一些极为艰涩的哲学著作，比如《真理与方法》，我们是很难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读的，而且哲学中绝大部分著作，至今都依赖逻辑推演的方法，尽管它们在某些地方或者个别部分可能使用了文学的叙事笔调，但无论如何，它们仍旧还是哲学，而不是文学。

让我们回到“文学死了”的观点。文学是怎么死的呢？我们看到，“后现代”文化思潮登陆美国之后，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美国学者一方面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用，解放了原有的思维方式，破除了对以往思想、教条的迷信，不断地推翻过去的原有的结论，不承认有什么预设的、永恒的真理存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也可以提倡这种精神，这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常规，用自己的话语去表述自己的思想，把过去那些并不合乎发展的、并不合乎现状的东西进行解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一思想简单化，如果对一切东西都使用解构、颠覆的方法来阐释的话，那无异于否定一切，过去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存身之地了。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终结”，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理论家们使用“差异”这类方法，认为任何文本都会自行解构的，从文学作品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从文学的虚构的不真实性来否定文学，进而就宣布了文学是欺骗人的，都是谎言。其实，文学的“真实”本来就不是现实的真实，是艺术的假定，是艺术的虚构，现在却用这个办法来颠覆文学写作的前提，来掏空文学，那文学还能存在吗！文学的“真实”包含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尽管它是虚构的，但却是虚构的“真实”，表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群的思想感情。所以说，如果把文学虚构的艺术“真实”也否定了，那文学就真的不存在

了,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科技、声光艺术、图像艺术的广泛普及,也在占领着文学的市场,阅读文学著作的人数减少了。这种种原因,就使一些人认为“文学终结了”、“消亡了”。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的时期内,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出现了一个贬抑文学教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文化批评日渐高涨的形势相伴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威信、文学经典的权威被渐渐消解,文学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因此一些教师不愿讲授文学课,研究生也害怕写有关文学作品的论文,在一些学校,文学研究被“文化批评”取代了,出现了文学的大逃亡,人们都远离文学,一时避之犹恐不及。既然文学的真实是“假”的、无用的东西,那么似乎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抛弃它,这在文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也在文学界引起了不断的争论,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①。而一些较为保守的美国名牌大学,对于这类泛文化的时尚研究,则不予理会,也无博士学位的设置与授予。

在文化研究流行的一些美国大学里,课堂上的讲课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讲解文学经典,进行文学的文本研究,而现在普遍打破了文学、文化、理论的界限,“电影、电视、音乐映画以及广告、动画、春宫图和行为艺术……都成了今日英文系的课程设置内容”。同时,为了激起学生的新奇感,教师不得不把那些非经典的、冷僻的、品位不高的作品拿到课堂上“表态”。后来作为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的爱德华·赛义德,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说,在盛极一时的文化批评中,我们把什么东西都解构掉了,文学本身已经从英文系课程设置中消失,拿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东西,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唯独不研究文学自身。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类研究把一个国家文化、文学的价值和精神解构掉了,因而造成了今日美国大学人文科学的滑坡与堕落,他提出还是要回到文本阅读和研究中去,当然那已不是原来的文本研究中去^②。不过,在美国的这场“文学终结”的风波之后,现在文学研究、文化批评都仍在进行着。

① 这一现象,可参见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两文均刊于《文艺研究》2002 年第 6 期。

② 转引自钱中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 年第 3 期。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国内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取向。把西方提出的诸如“文学终结”这样一种比较宏大的结论性的判断移植到国内来,我觉得是要谨慎的。落实到现实的情况中来看问题——文学能不能“终结”、会不会“终结”、是不是“死”了呢?一些学者强调“文学的终结”,是当今后现代的大势所趋,有多种因素,如文学是虚假的思想的传播,如人们更倾向于感性的阅读,因此图像艺术、网络文学占用了人们的阅读时间,等等。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文学就此终结了,人们还在创造大量文学作品、阅读各种文学作品、颁发各类文学奖。

从实践的方面来看,图像艺术的发展,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原先那些属于文学的读者,使文学的读者圈缩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电脑这样一些工具的发展,书籍的印数不是少了,而是大量增加了,当然,读者的兴趣也变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在桂林的一个全国性书市上,读者对传统的文学作品显得比较冷淡,倒是对那些实用性的东西感兴趣。这篇报道举例说,原来有一本书叫《伤寒学导论》,销量平平,但再版时将书名改为《关注中医》之后,订数一下子上升到10万册。这种诱导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广大作家还在继续写作文学作品,世界范围内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项,文学奖也在继续颁发,至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后现代的,这本身就是个要引起争论的问题,怎么能说和西方一样,文学终结了呢?从人的艺术思维的发展来看,也不能说艺术思维已经走到了终结的地步。人的艺术思维是和人一同诞生的,与生俱来的,同时通过后天的培植,不断地发展、丰富着。艺术思维和其他思维一样,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或者说它是人的思维本质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例如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姓氏,但这改变不了思维的本质,因为它是跟人一同发展着的。再一个方面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个民族语音的记录,比如典籍就是用语言来记录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的记忆,文学作品同样也是通过语言记录下来,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都包含在里面。具体到文学,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些经典作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人的健康的发展,就要大大受到打击。而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人文觉悟其实大大地滑坡了,我想这是有原因的。过去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做法,把国家搞

到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了,一直到90年代都在不断地恢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然而在实践上,学校培养的人却主要是向理工科发展的。人们很少意识到,一个国家缺乏社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会堕落下去的。当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确要依靠自然科学的进步。相应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很长时间内被摆到很不重要的地位。所幸的是,现在从上到下终于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个大问题了,因此又开始抓青少年的德育问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像我这一代人,我以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责任感,都是从小教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教育和熏陶,那么在那残酷的年代,真不知何以为生,能活着维持下来!

谈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其中谈到美国的名校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它们之所以著名,不但在于理工科管理得好,有尖端的科学家,而且在人文方面有着自己的传统,一流的传统,并且始终保持、传承着,我看了很有感触。就是像这样一些一流的大学,它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并驾齐驱的。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不可偏废,既要用科学的智慧激发艺术的感情,又要用艺术的感情深化科学知识。我觉得这位科学家讲得非常到位。谈到大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就是为了强调人文的重要性。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用国外已经过时的理论,比如“文学的终结”,来作为抛弃文学教学、文学理论的口实,以致认为只剩下还漂浮在其他学科里边的“文学性”。如果缺少了文学对精神的滋养,人的精神和心灵必将变得非常荒芜。我们现今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红楼梦》比较一下,当代哪一部流行的作品有《红楼梦》给我们的东西多?它给了你什么?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阅读可能是要花时间的,但它会丰富你的精神,让人们知道人的情感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人的过去的感情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那么苦苦追求又追求不到?人的命运为什么要描写成为一种悲剧的命运。在现在流行的小说里,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尽是一些躯体写作、美女写作之类。当然,休闲时看看这些我也不反对。但我们要清楚的是,那些古典作品用的是艺术的语言和结构承载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理念,而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获得发展,就是依靠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维系

着的。因此,既然文学作品和其他的典籍中包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学校就更应该予以疏导和提倡,否则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心灵就会慢慢地荒芜下来。我觉得师范大学,更有弘扬这份精神的责任,应该像哈佛大学那样,树立起“走进来是求取知识的,走出去是报效祖国和为同胞服务的”信念。阅读、学习文学经典,就能帮助我们获得这种信念。人们必须有这种精神需要。在一次会议上,童庆炳先生就讲到,人的审美,作为一种精神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他举例说,“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在湖南某地放映的时候,去观看的人成千上万,不少人爬到篮球架上、树上和屋顶上,结果发生了压死不少人的悲剧,这是精神荒芜、精神极度饥渴的结果。因此文学不会“终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看不到这个迹象。尽管它可能在变化,比如受到图像艺术不断扩张带来的压力,等等,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它是不会死亡的,因为我们需要它,我们的精神成长需要它。

外国学者说,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还存在,而且变得无处不在,它衍生于其他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我们今后的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去研究“文学性”了。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否都要来进行后现代研究?来解构、颠覆原有的文化与文学?同时“文学的终结”终结后出现的“文学性”,即衍生于其他学科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性”,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文学性”首先是在“形式主义”的理论中提出来的,将要使作品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艺术手法。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艺术即手法》,他认为艺术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就是手法的发展。后来到了雅柯布逊就提出了“文学性”。要使作品真正成为文学作品,需要有手法,即艺术的手法,所以他说,手法在这里就成了“主人公”,这是比较狭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理解。

我们讲的“文学性”,比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涵盖面要宽阔得多,这是导致文学作品内容的形式性与形式的内容性完美结合的那些因素,是使作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的那些因素。比如通过语言、结构、体裁、隐喻、象征、感情、思想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作品意味的东西。而其他学科比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表现的“文学性”,只是文学描写的某些修辞特征,